

导 言

近十年来，西方很多开创性的科学家提出对于终极实体 (ultimate reality) 的研究；认为要把微观世界的问题认识清楚，必须考虑意识的作用。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核物理学家尤金·威格涅 (Engene Wigner) 在他《论身心问题》 (Remarks on the Mind-Body Question) 一书中指出：物理学的内容涉及到微观世界，建立了量子力学 意识对于物理世界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不考虑意识 要全面而统一地建立量子力学的规律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现在的量子哲学思想，对于未来的理论物理学仍是有效的，那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的思想观念在发展，对于微观世界的研究已经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意识的作用涉及到终极实体。

普林斯顿大学的空间科学教授罗伯特 G. 杰翰 (Robert G. Jahn) 著有《实体的边际》 (Margins of Reality) 一书，主要讨论意识在物理世界中的作用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hysical World)。他在该书序言中说 意识既是主动者 又是被动者。说它主动是因为从内在世界来看，它认识了自然、社会现象的一些规律；说它被动是因为从外在世界来看，找不到它的实质，它从物理中分离出来，是一个看不见的终极实体。

布鲁塞尔大学的耗散结构创始人普里高津，著有《从存在到变化》 (From Being to Becoming) 一书 讨论物理科学中的时间与复杂性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他说：

“对于目前大多数的科学发现者而言，科学可以说是一种意图，希望超出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进入一个无时间的世界（斯宾诺沙的世界——the world of Spinoza）。或许存在有一个更精细形式的实体（a more subtle form of reality），……那是一个开放的世界（open world），人与自然要进行新的对话。”由此看出：那个开放的无时间的永恒世界，也涉及到包括意识在内的终极实体。

剑桥大学创建超导理论的 B. D. 约瑟福逊（Josephson）发表了论文，就是《关于意识在大自然中作用的一些假设》（Some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Nature）指出自然进化对于人脑给与两大功能：有效应的感知系统派生出有意识的经验，正确地反映了外界环境情况；有计划的启动系统，使所滋生的概念变成为实际的理性知识。这就涉及到人脑的感知与智能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脑的“精神温度”被调节到“绝对零度”时，可以呈现内明或悟性（insights）。

他与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 F. J. 戴逊（Dyson）教授等人发起，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意识与物理世界之关系的讨论会，戴逊认为：在宇宙的自然设计中，意识同智能可以与物质同能量有相等的地位；物质与意识作用没有根本的区别。

上面各家的思想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趋向一个论点，那就是“终极实体”。什么是终极实体，目前只联系到意识，在科学上并无具体的内容，当然也就无法定义。可是中国古代有些哲人，像研究科学一样，精进不懈，开显良知良能，认识到与终极实体有关的人类自性 or 大智问题。

什么是自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看什么是人性，因为二者密切相关。人性的内含主要是仁义礼智四端；这是孔子研究《易经》结合人的行为，根据元、亨、利、贞四德归纳出来的。四德是天道之常，四端是人性之纲；天人相应，并非偶然。后来孟子研究四端，发展成为良知良能学说，认为四端是人类固有的德

性；端的意义在此可以看作端倪，循此端倪扩而充之，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那就涉及到自性。自性的体现，按孔子在易经中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与日月合其明的大智。

自性概念主要来自华严哲学所谓“称性极谈”。人脑有潜在的各种智能可以从整体上归纳成一自性而谈则为终极之谈。唐代六祖禅师曾经悟到自性的存在而比绘说：“自性是三身 发明成四智”。什么是三身四智 六祖进一步假设说 大圆镜智 本体空明，如同镜照法界，比喻为法身；平等性智，不执一切，自、他平等如一，比喻为报身；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通权达变，开化有情，比喻为化身。

因此，人的自性可以看成人脑里潜在的一个大智系统，它的结构假设为三身 它的功能则是四智。故六祖的门人又说：“三身元无体 四智本明心 身智融无碍 应物任随形。”很多大德又从实践中认识到：我心纯净，意味自性；心光朗耀，代表大智；利人利物，则为德行。

看来自性的基本内涵与心境纯净 智光潜在的“终极实体”有关，这也就涉及到“真空理体”之大用。真空理论与心灵光子已经提上研究日程，这不仅有助于认识基本粒子的起源，而且可以用来作为比量，说明人类自性的存在。事实上，人脑内外的真空系统属于量子哲学的范畴，也涉及到形而上的道。剑桥大学继牛顿讲座的霍金教授，苏联的天体物理学家林德都认为：中国形而上者谓之道 的理论值得重新认识，故从真空入手，研究宇宙起源问题。

早年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写过一本书，名为《生命是什么》，是从遗传物质立论的。但是该书末尾谈到人的“自由意志”与“梵我同一”的问题 这实际上涉及到人脑深层次的大智境界。近几年来哈佛大学的威尔逊学派 提出“基因伦理学”认为人的下丘脑边缘复合系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普林斯顿大学的空

间科学教授罗伯特等人成立“人性研究基金会”提倡研究人的本性问题。飞登月球的密歇尔 (Edgar D. Mitchell) 等人成立灵智科学研究所 (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研究利它主义 (creative altruism) 与开放的心灵 (open heart and open mind)。

西方科学家虽然着重研究形而下的“器”，由于“器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因而近十年来他们也想到是否有一个永恒的“道世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不能了解的东西，实际上是存在的，它以最高的智慧与内在的美丽表示出来，而我们愚笨的感官只能感到它们最粗浅的形式。”他又说：“宇宙的整体性经验是高出科学研究的最大泉源。”这似乎涉及到与自性相关的“道世界”。普里高津则说：“他们并未想去发现隐藏在变化后面的不变东西”，这实际上关系到真空理体的大问题。

这些看法说明了：一些科学家正在关心“变化”后面的“永恒”。

人类自性这个“实体”只有通过智光悟证与印证，这当然不能为今天的科学所检验。但是有些科学家早已提出：探索真理应该是两条道路互补，一条是器证与推理，另一条是悟证与直觉。例如德国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外尔曾经说过：“另一种方法，即从内部去理解的方法，也对我们开放着。对于我们自己的知觉、思想、意志、感情与行为等活动，我们自己有一种直接的体验，与用符号代表的理论知识完全不同。”这说明了悟证与直觉也是重要的。

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联合国人口研究基金会预测到 2025 年，世界人口将达 85 亿；到 2050 年，将破百亿大关。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目前非洲成人患艾滋病者约 1100 万，儿童感染艾滋病毒者达 100 万；在几年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将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呼吁人们必须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以阻止艾滋病的蔓延。

看来人类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伦理与道德观念不

能放松，必须加强开发人脑的正智与大智。因此，关于人类自性问题的研究，应该提上日程；事实上，人类生命如何优质化的问题，在国际上已开始讨论。

因此，美国心灵学会、人体潜能研究基金的代表，以及日本人智学会、灵性文化研究所的代表，曾多次来北京访问。他们对于中国人文哲学与自然哲学都感兴趣，因而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讨论人性、自性、智能、潜能等问题。同时国内有些省市的学术团体也召开精神文明、智能科学、人体科学会议。

自 1984 年以来，作者在这些会议上，就人类自性与智能这个问题，从各方面进行发言。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与中国和平出版社考虑出版此类著作，因此，现将各次报告集中起来，进行修改，使之形成一个体系，分成两个部分：与自性有关的理论，以及与见性有关的实际。当然二者并非完全割裂，而是为了便于讨论。

第一部分 与自性有关的理论

第一篇 中国先哲谈自性

(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大学报告的修改稿, 1986年4月)

人脑潜能研究的一个终极问题,可以说是人的自性。什么是自性,什么是人的自性;中国哲人有很多认识。前者涉及到包括人在内的有为法与无为法的本性;后者则以人的本性为主,但也涉及到客观世界。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中国华严哲学概括成一体,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之谈,故名为“称性极谈”。

为什么中国古代人提出称性极谈,按哲学的认识论来说,就是要对宇宙及生命的本质看看到底是什么;从方法论来说,采用什么样的途径才能真正把自性认识清楚。性的根本意义可以说是本体或本来面目;自性则是自己本来就有的面目。借用今天科学上正在兴起的真空理论来说,物质的自性可以说是它体内当初的真空能;人的自性涉及到当初人脑里与纯净智能有关的真空态。

上面的基本理论,早被中国先哲通过洗心涤虑的修证,开发固有之大智而有所认识;他们领悟到:宇宙万有,包括人类生命在内,推论到终极,都是以“空”为“性”。这就意味着:自性涉及到“真空”,然而这种“空性”不是一无所有。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就是心灵深处彻底排除污染,完全返回纯净状态,使固有

德性与潜在智能呈现出来；这就体现人性与自性。

人性与自性虽然与生俱来，但当初也是世代遗传、变异与进化的结果。人类学的研究指出：今天的地球人是从当初类人猿进化过来的，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时代，那就是距今天约五万年的“智慧原人”。既称智慧原人，那就进化有人性与自性，这显然与人的大脑进化有关。例如南方古猿的脑量为 400—500 毫升，直立原人增长到 800—1200 毫升，智慧原人进化成 1200—1600 毫升。哈佛大学的威尔逊教授认为：“人的下丘脑边缘复合系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而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很多人由于物欲污染，却在不同程度上蒙盖了自性。

（一）问题的提出

人的自性从学术上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今天为什么把它提出来呢，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些著名的科学家感觉到，重新认识人性、开显自性是非常重要的。

奥地利科学家、哲学家斯坦纳早年就建立一门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学科，称为“人性学”或“人智学”(Anthroposophy)。他认为宇宙中存在一个精神世界；其主体是纯粹而灵明的智能：纯粹就是意识没有污染，灵明则是智能类似日月。只有人脑深层次的大智能才能认识这个世界；人的感觉、意识、思维是无法体验它的。

为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他于 1919 年在维也纳成立了一个灵智学会，认为人人都有悟性，关键在于培养、启发、净化自己的心灵。为此，西欧、北美有些地方，对于儿童、成年人开办这一类型的学校。1968 年到现在全世界约有 80 所，人数达到 25000 人左右。

斯坦纳从直觉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人性、自性、灵性、悟性，以及与之有关的精神世界，这些思想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文哲学的

人性论与自性观。

早年法国数学家笛卡尔提出“精神卫生”认为人应该加强伦理道德的“自律训练”，净化心灵。这就是说，人的精神、意识、思想不应被污染；要维持这方面的清明状态，办法就是靠自己自觉地从内心提高伦理道德水平。这实际上涉及到人性、自性、灵性方面的问题。这在当时对于很多数学、物理学家的智能开发、创造发明起到很大的作用。

本世纪 50 年代德国数学家外尔（Wyle）提出对人“内心精神世界”的研究。他认为这要用“一种直觉的内在方法”进行体验，与“用符号表示的外在方法”是平行的。事实证明：只有内心纯净，才能呈现直觉、灵感与悟性。

英国科学哲学家罗素曾经呼吁禁止核武器，在宣言中提出：“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他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从这几句话来看，人性意味人伦与道德，以及深层次的智慧。

爱因斯坦认为：“道德标准与道德价值应该置于科学真理之上”；像斯宾罗莎这样的伦理道德领袖，具有一种共同的宇宙感情。他更明确地说：“我的宇宙观在于至高无上的精神，具有一种谦恭的感情。这是一种真正的感情，与任何神秘主义毫不相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尚未完全理解的真正实体的局部。”看来爱因斯坦的思想涉及到伦理道德的人性、与终极实体的自性。

物理学家薛定谔受到印度古代吠陀哲学的启示，认识到“人的自由意志是由直接的内省所能证实的”。并指出吠陀哲学《奥义书》中的“个人自我”，等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永恒大我”。显然这就涉及到与终极实体有关的自性。

英国物理学家约瑟福逊认为：人的外界环境容易影响到人脑意识不纯净；为了开显人脑的智能，甚至达到顿悟状态，我们应

该使“精神温度”下降到“绝对零度”。精神温度为零意指排除物欲干扰，达到真空状态，返回自性。

比利时的物理化学家普里高津从“混沌”研究“秩序”，把自然科学与人文哲学统一起来，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他说：“今天的科学正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的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一触之下，变得干涸，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失去了人性。”他主张：我们应该在自然之中，寻找人类价值的保证；我们不能只停止于“量”的世界，而应进入“质”的世界。现在的计量世界是物性世界，真正的品质世界是人性世界；科学技术以物质计量为主，中国哲学则重视人文品质。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质，哈佛大学的动物学家威尔逊开始创建“基因伦理学”。他认为，生命机体是昙花一现的，从遗传来说，它的任务是繁殖基因；维持世代基因遗传的控制中心是下丘脑及其边缘系统。他们的研究指出：下丘脑系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也是生物学中的适应性。他认为：“基因复制必须从外界吸取能量，涉及到利己主义；又从内部沟通信息，体现了互利原则。研究这种内外关系的协调原理就可能形成基因伦理学。看来世世代代的人类生命加强伦理，开发正智，是培育优质基因的必要条件。所以威尔逊说：“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接过来，与生物学合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上面我们系统地例举了：数学、物理、化学与生物学家各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人性、自性的重要性。这是时代的需要，是科学发展到一定时候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古圣谈自性

中国古圣先贤最早谈自性之道的就是尧舜，在《书经》这部著作中曾经记载舜帝对禹王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渊源于当初尧帝对虞舜曾讲过：“天之历数

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里的心有两重意义：发于物欲意味人心；发于天理意味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易昧而难明故微。惟有精诚内省，守之以一；使道心为主，人心听命，而无过与不反之差，才能坚执中道，开显大智，也就是返回自性。所以孟子称赞说：“尧舜，性之也。”孔子更说：“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舜其大智也欤”。

文王研究《易经》为了从根本上说明宇宙、生命、万物的来龙去脉、演化情况，悟出乾坤二道，代表天地，象征阳阴，各有元、亨、利、贞四德。乾意味“健”，象征阳性；坤意味“顺”，象征阴性。元表示大，亨则通；利就是宜，贞指固。

为了进一步阐明乾的属性与功能，文王则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既统天，又资助万物之始生，这就是大。又说：“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表示亨。最后联系到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来源，更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从比量来说，乾道象征一种自然变化力量，变是化之渐，化是变之成；前者涉及到微观的随机性，后者则现为宏观的必然性。性命各得于有生之初，谓之正；成长于已生之后，谓之和。这说明乾道变化，无所不利；万物成形，各自贞固。

孔子为了结合四德，阐明人性问题，先从本体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这一段说明人类自性的四德是非常重要的。元是生物之始，天地大德莫先于此；于时为春，于人为仁，是万善之长。亨是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于时为夏，于人为礼，是众美之会。利是生物之遂，各得其宜而不相碍；于时为秋，于人为义，是品物之均。贞是生物之成，实质具备而藏能力；于时为冬，于人为智，是百事之干。

为了开显人性四端，孔子又进一步阐明：“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

曰乾元亨利贞。”这就是说：以仁为体，则无弃物，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以礼相待，就足以乐群，人物各得其利，以义为务，即足以和众；知事理之坚贞，而固守之，则足以成业。

此外文王对于坤的性能则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这表明坤顺承天，资助万物之生长，故功德至极。同时大地博厚承载万物，其德光大，使万物亨通。又说：“牝马行地无疆，柔顺利贞。”这就是：大地除了博厚能承载、生长万物而外，又因为广阔无边，以利牝马运行而安贞；从而表明大地柔顺的利贞坤德。

看来坤德象征大自然生长万物，使之成形；对于人与动植物来说，则各赋予一种生命力量，这与天道之性的乾德是互相配合，而密切相关的。有了生命，才能承载人性与自性。

对于滋生万物性命的阴阳之道，老子则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从这几句话可以体会到：道这个实体混然而无名，在宇宙未生之前就存在；它寂静无声，寥廓无形；从整体来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隐序状态，永远存在而不变，从运动来看，它循环流遍宇宙而不停，是天地万物产生所依赖的源泉。

道这个实体，虽然从客观上无法说明，但却可以从主观方面来体验它的存在；这就关系到人的自性。例如中国古代很多哲人在精诚内省的深定中，达到恍惚状态时，自感一派空明“景象”，照见宇宙‘事物’。这就涉及到老子所说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关于道存在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悟证来体会，例如为了见到自性而精诚修持的行者，在浩渺清冥的状态中，经常自感心光精湛而明亮，真实可信。这也就类似于老子所说的“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上面从老子所讲的悟道来探索人的自性，比较抽象；然而自

性不离人性，人性可以说是自性的基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有所发挥。例如说：“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 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事天也。”尽心意味修持道心以见自性而知天；存心则指保持道心以养自性而奉天。

关于人性方面 孟子则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忧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 犹如有四体也。”发展人性四端 扩而充之，就趋向自性境界。

根据以上各家的论点，可以总结出以下的看法。

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凡此厥初，无有不善；霭然四端，随感而现。

人类为什么有此四端，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当然这是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潜移默化的结果。

（三）汉唐哲人谈自性

汉代研究人性的代表可以说是董仲舒，他对孔孟关于人性与天道的关系有所发挥。他认为：万物皆有所始，所始谓之“元”；人之元在天地未生之前。这个元是什么，董氏未谈；按他的学术思想分析，似乎涉及到自性真空。天地未生之前只能是空，人之元假设是性；因为性的本义就是空。

他认为人的性情与天地阴阳相当；性之表现为仁，情之过限则为贪。由于有贪故有不善，那就必须精诚内省，返回至善而复自性。

他说：“天命之谓性 命使人行仁义 非若鸟兽然 苟为生为利而已。”除了仁义而外，他认为又必须有智能之德。什么是智，他说：“物动而知其化 事起而知其归。其言寡而足 约而喻 简

而达，省而具；其动善时，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上面的义涉及到勇，通常说见义勇为。所以董氏所讲的仁义智，实际上渊源于孔子在《中庸》里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

继董仲舒之后研究人性的是王充。他在《论衡》一书中，著有《本性篇》，从人治方面来谈性情，所谓“性情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性情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恻隐、卑谦、辞让，故制礼以显其仁；情有喜怒、好恶、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性情也。……孟子言人性善，中人以上也；荀子言人性恶，中人以下也；杨雄言人性善恶相混，中人也”。

王充认为人性中虽有恶者，若能进行教育，可以转恶为善。故著《率性篇》说：“论人之性，实有善有恶。其善固自善矣，其恶者可以教育，使之率勉而为善。”

综观汉代各家关于人性的看法，主要是：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发。人秉阴阳而生，故有五性六情。五性就是仁义礼智信：仁者博施爱众，义者决断宜中，礼者履道成文，智者见微知著，信者诚实不二。性为何有五，因人秉五行而生，外有五官，内有五脏；合于时令，则为四时及长夏；适于空间，则为四方及中心。故人性符合五脏、五官与时空标架，这是天道自然规律。

六情就是喜怒好恶哀乐，内应六腑，外合六气。六腑属阴，因为运化食物，五脏属阳，由于主持神志。阴阳配合，故而生人，阴阳决离，生命乃绝。然而情因物而易贪，则又害性，故流于不善。因此，必须重视人性的伦理观念，加强教育。

汉末晋初直到唐代有很多大德，通过悟证，认为人性可以扩充到自性。例如道安大师著《本无论》则说：“大教兴世，以本无立论。所说众经，皆明五阴本无。本无之论，由来尚矣。‘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夫人之所生，生在未有，若托心本无，妄想便息。”这里的五阴就是色、受、想、行、识，也就从物

质到意识波动。五阴来自真空，但其反复作用，则覆盖自性空明。

继道安、慧远等大德之后，有僧肇著《宝藏论》谈到万法与心识的关系。他认为：“本际”就是人的自性，所谓本际，就是只有现在一念，始终念兹在兹，而无二念。若有二念，就是此心闪出另一意念，而为此心所内知，也就是此心知道有另一被知的对象。结果“能知”与“所知”分离，由是而生三念，直到万念，无有终止。从而本际波动而有过去、未来等概念。这一论点与前面介绍的普里高津无时间的想法极为相似。

僧肇又说：“二为阴阳，即动静，阳为清，阴为浊，清气内波为心，浊气外凝为色，即有心法与色法。心应于阳，阳属于动，色应于阴，阴属于静。动静与玄牝相通，与天地交合。故一切众生皆秉阴阳二气而生。”这可以说明人的心识波动与机体色质表现为阴阳关系。

天台学派对于自性名为“真如”，又称“如来藏”，建立“大乘止观法门”。什么叫作“真如”？此派认为：诸法本非实有，但以因缘作用而有生灭之相。诸法生时，此心不生；诸法灭时，此心不灭。不生故不增，不灭故不减。因为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之为“真”。其次，诸法各有差别异相，而此真心则无异相，故名之为“如”。

此外，一切诸法之本体为空，与此净心同一空性，统属真如。故《起信论》说：“一切诸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这表示万法以空为性，本来平等如一，真实存在，非语言、文字所能说明，谓之真如自性。

什么是“如来藏”？止观法门认为：如来藏之本体，具足万法之性；万法从本以来，具有净染二性，由真空之本体所统摄，此本体谓之如来藏。以其染性故，能现一切染法，故有变易；又因净性故，能现一切净法，意味永恒。这与普里高津的思想也趋向一致。

从如来藏的内涵来看：性为体，有体即有用；性为理，有理即有事。这类似于今天“系统论”的结构与功能；事与用可以说是自性真空理体的一种表象，也可以说是人脑内外“真空系统”的波动态产生的万千世界，当脑内的真空系统停止波动时，即返回自性真空。

因此，真空本体从功用来说有净染两个方面：对于染法，就是脑内外的各种波动态，即混态；对于净法，则为脑内真空的寂静态，即纯态。脑外的各种真空波叠加，派生客观世界的各种结构与功能；脑内的各种真空波叠加，就是意识的结构与功能。二者结合起来，可以说是心法与色法统一于真空。

继上述各家研究之后，唐代著名学者韩愈与李翱又结合人情研究人性。韩愈著有《原性篇》，认为性有上、中、下三品，情也有三品；性与生俱来，情由接物而生。同时有李翱则撰写《复性书》，指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溺矣。”这里的性相当于清净本心，情则类似于物欲滋涨。

（四）宋明哲人谈自性

关于与自性有关的道法自然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各代的哲学家都有所发展，宋代的周濂溪又融合《易经》进行系统的研究，著有《太极图说》与《通书》。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就是理，也是道的别名；阴阳为二气，其状态则为动静。从而他悟证到“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这里的神涉及到动静并存的不可测状态，孔子在《易经系辞》中早已指出：“阴阳不测之谓神。”

周濂溪的悟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动静分立的物理世界，二是动静并存的心灵世界。动静并存，显然矛盾，不符合今天物理学的理论。然而在深层次的心灵状态中，无一毫物欲之私，意味

静态；静极则空虚而灵明，如灵感或直觉，表示动态，这就涉及到动静并存、豁然贯通的自感现象。

《太极图》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禀太极之“理”纯粹至善，故人性本来是善，即所谓诚。《通书》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这也不能为物理学所测，无以名之，是所谓神。

《通书》又说：“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看来太极、道、理、至善、诚都是自性的理体。要开显自性，就必须无私无欲；所谓心如明镜，寂而能照。联系到《易经》周濂溪则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看来这里的元，意味老子所说的道；“强名之曰大”，亨表示道的流通，所谓“大曰远，远曰逝”，利贞表示道的功能，生长万物与人类。所以人的性命渊源于“易道”，只有无欲静虚，才能见到自性，也就是悟到了大道。

理学家把自性与气、理、诚、明合起来研究。例如张载在他的《正蒙》一书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不一，然其为理也，则顺而不妄。”看来这里的太虚无形，意味宇宙自然真空，气则为能量。此能量之本体是真空，其聚散变化则形成客观物质；虽然气能聚散，碰撞，百般变化，但归纳到理体，则顺乎本源，纯一不二，就是真空。

张载在该书中又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而私也。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这意味着，由诚反回天德自性，则达到真知的大明境界。

再如程明道在《论性》一书中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这说明，人人禀性而生，在于阴阳二气，故人之性本来是善，后天有不善，是由于气质变化。程伊川则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又认为：

“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这里的理就是理体，类似于人类自性。

以后有朱熹总结张载、二程等人之学，正式成为理学，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相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他又说：“人之所生，理与气合而已。凡人之所以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看来这里的理就是人性，因为他又指出：“仁、义、礼、智，性也，性无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这个理。”在返回人的自性方面，朱熹的思想近似于佛学的看法，他说：“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浊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浊水，则宝珠依旧自明。”

理学思想发展到宋末、明初则更近似于佛学。例如陆象山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是理。”经常称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又如王阳明的切身体会是：“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并认为“天命之性，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而明觉。他更指出：“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媿者媿，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媿者媿，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

实际上，无住生心在佛学中有更确切而深刻的内容，王阳明却未论及。然而他的学生王龙谿则认为“六祖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却又不断百思想’是上乘之学，是不二法门。又说：“一念者，无念也，即念而离念也。故君子之学，以无念为宗。”更明确指出：“念根于心，至人无心则念息，自无烦恼。识来自欲，至人无欲则识空，自易见性。”看来佛学的终极问题已为一些儒学家所重视；所以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大乘佛学关于人的自性。